

张伯驹与“中华第一帖”

文 / 吴兴人

张伯驹是啥人？伊是交关有钞票个富家子弟，与袁世凯格大侄子袁克明、末代皇帝溥仪格堂兄溥侗、张作霖格侄子张学良是好朋友，并称“民国四公子”。张伯驹还有个绰号叫“怪爷”。“怪”了啥地方？伊一勿喜欢做官，二勿喜欢做生意，出身富贵人家却玩没一丝俗气，才华横溢却不带半分狂态，只喜欢买字画。

1927年，伊到北京琉璃厂白相。在一家古玩字画铺里走来走去，突然看见一幅写着“从碧山房”四个字个横幅。再仔细一看，没想到落款竟是康熙爷个御笔，还有康熙个印章。摊主开价1500块大洋，张伯驹马上拍板成交。从此张伯驹爱上了收藏。

后来，伊听说恭亲王之孙溥心畬手头，藏有西晋陆机写格《平复帖》。迭张《平复帖》，可勿得了。陆机一个朋友生病了，伊便写了一封慰问信拨迭格朋友，祝伊早日康复。信只有70多个字，离开现在已有1700多年，比王羲之个字帖还早七八十年，按收藏界尊为“中华第一帖”。

张伯驹听到迭个消息，担心溥心畬会把伊卖拨外国人，觉也咽勿着，千方百计想弄到手。伊先托一个古董商人，向溥心畬讲：倘肯转让，我愿意收，要现钱，我可以先付一部分。溥心畬回答说：现在不缺钞票用。如伯驹要，20万银洋，《平复帖》归伊。张伯驹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，交易没成。后来，张伯驹碰到溥爷一个爷叔，搭张伯驹讲，溥心畬个姆妈过世，要办丧事，伊可能愿意出手《平复帖》。张伯驹说，乘人之危，我开不了这个口。依搭伊讲，如果缺钱用，我先借拨伊一万大洋，请带上银票。结果溥心畬被感动了，说谢谢伯驹老弟。《平复帖》就四万银洋吧，不用抵押，一次卖断。于是，《平复帖》就落到了张伯驹手里。

张伯驹收到《平复帖》，开心得勿得了。把伊放勒枕头旁边，要看伊几眼，才能睡得着觉。新中国成立，张伯驹被聘做文化部顾问，有一次，伊到文化部参观从海外回收来个王献之个《中秋帖》和王珣个《伯远帖》，看到“二王帖”藏在一只恒温个玻璃柜内，包了好几层细布，展开后不准记者拍照，怕光线损害原作，伊看保护得这样好，好像自己格侬子回家，交关放心。

张伯驹回到屋里，搭妻子潘素商量，“二王帖”回家了，我们藏在书柜里个那些宝贝，似乎也该回家了？我看了文化部对“二王帖”个珍藏，想来想去，古代书画最妥当个保存办法，还是由国家收藏最好。妻子赞成张伯驹个意见，说《平复帖》传了一千多年了，不知道被多少只手白相过，现在落到了你、我手里。那些珍藏过它个人到哪里去了？都不在了。你我也一样。你当年把伊

买来，目的是不让伊流失到国外。依个目的已经达到。现在把伊留拨我，万一有啥不测，我哪能向依交代，后人和历史将哪能评价你我？

张伯驹听了这话好感动，又对妻子说，《平复帖》现在放在我们手里，平安无事，可是10年后，100年后，《平复帖》又会怎样呢？它是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个中国个国宝。国宝交给国家收藏，才是最好个选择。

1956年7月，张伯驹把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唐杜牧《张好好诗》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、宋蔡襄《自书诗册》、宋黄庭坚草书《诸上座》、宋吴琚《杂书诗》、元赵孟頫《章干千字文》、元俞和《楷书》卷无偿献给国家。这就是中国收藏史上所称张伯驹捐献个“八大国宝”。时任文化部长沈雁冰给他发了褒奖状，还发了3万元奖金。张伯驹把癖笔钞票全买了公债。

斗「财积」

文
／
史美龙

蟋蟀，上海闲话叫“财积”。小辰光读书放学后常常去捉“财积”斗“财积”，最难忘个是乡下头水缸边捉到个“财积”，伊英勇善战称得上“额角头上顶扁担——头挑”，现在想起来还相当有意思。

记得那天走过老屋后院水缸边，突然听到附近传来笃悠悠个“唧呤”声，过一歇又发出“瞿瞿瞿”沉稳而有节奏个鸣叫声。我撬起砖石一看，嚯，一只墨赤乌黑油光光个“财积”舞动头角两须，玩没半点惊慌。水缸边经常有人来往，伊敢在水缸边做窟，可见胆量非同一般。我捉起来后，就称伊为“黑旋风”，希望伊能像“黑旋风”李逵那样勇猛。为了试试伊个功夫，马上跟家里有三战三胜战绩个棕黄“财积”较量。啥人晓得，棕黄“财积”抖开翅膀盯着“黑旋风”屁股穷追猛咬，“黑旋风”被迫东躲西藏。不过，很快发生了戏剧性个一幕。只见“黑旋风”先退后进，张开酱色八字大牙，把猛扑过来个棕黄“财积”一口咬住。棕黄“财积”被打蒙，蹬着大腿挣扎，却脱身不得，几经挣扎趁“黑旋风”松口之际仓惶躲避。

“黑旋风”小试身手，真叫我欢喜不已。夜里睡觉前，拿伊装到竹管里，还在竹管开条缝嵌进半粒毛豆表示奖励。睡觉时特地拿伊放在枕头边，听着伊充满磁性个鸣叫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第一桩事体就是看看“黑旋风”。不看还好，一看顿时呆脱，竹管里个“黑旋风”消失无踪。检查后发现，“黑旋风”凭借铁齿铜牙从缝隙咬开口子逃之夭夭。

“黑旋风”会逃到啥地方，一时玩没方向，但想想伊迟早会发出那种独特鸣叫声。果然，中午放学回家，刚到门口就听到熟悉个“唧呤”声，细辨位置，伊竟然潜伏在鸡窝旁个门缝里，要是被鸡发现岂不是给鸡加餐。连忙拿来“财积”草慢慢引诱，伊果然乖乖爬了出来。

小伙伴晓得我有一只老结棍个“黑旋风”，纷纷拿出珍藏个“财积”来比试。结果不论是棺材板财、独脚财，还是毛豆财、珍珠米财，只只侬是“黑旋风”个手下败将。由此，“黑旋风”名声鹊起，连周边村庄个初中生也拿“财积”来斗，结果侬被斗败。

一天，有个初中生带来一群同学，称有一只获得五连冠个“财积”要跟“黑旋风”较量较量。尽管“黑旋风”连日征战，需要休养，但人家慕名而来，总不好让人家扫兴。于是请“黑旋风”再度出马。迭一仗打得难解难分，“黑旋风”两次被掀翻身体，触须被咬断一根。但第六个回合时来运转，伊凭借边角发力，一举咬住对手上颚，再胜一局。我刚站起松口气，突然有人叫道，“黑旋风”跑啦。低头一看，“黑旋风”正从脚旁夺路而逃，一眨眼，被旁边觅食个芦花鸡当了点心。“黑旋风”意外牺牲，让我难过了好几天，但伊带来个童年乐趣却一辈子难忘。



经典“海鸥”

现在人们普遍使用手机拍照摄影，照相机已经用得越来越少。然而，在许多老牌摄影爱好者心中，单反相机仍是不二选择。可惜，现在相机市场上，日本品牌基本占据了垄断地位，曾经在国人生活中出现个本土牌子，比如海鸥、凤凰、宝石、华夏等品牌已成回忆。

其实，早在1964年，上海照相机厂就已研制出首台国产高级单反相机——“上海牌”DF-7型相机。1968年，为了适应出口需要，“上海牌”相机正式改用“海鸥牌”商标，“海鸥”就此诞生并一度是中国照相机工业个标杆。当时，国内个摄影爱好者都以拥有一台“海鸥牌”相机为荣。照片中就是上世纪70年代，上海照相机厂组装“海鸥牌”相机。

文 / 阿吴

沪上老照片

蝴蝶结

文 / 陈金生

头发黑漆漆，
辫子光洁白。
姆妈辣我辫梢浪，
打仔一只蝴蝶结。
蝴蝶结，像蝴蝶，
穿勒花衣忙采蜜。
我来跳个舞，
伊会伴舞真卖力。

我叫蝴蝶毫瞋飞，
人家头上伢去歇，
女孩戴上蝴蝶结，
好比红花添绿叶。
活个蝴蝶才会飞，
囡囡想法真发噱！
姆妈明明跟我讲，
是只活个蝴蝶结。

抽陀螺

文 / 郑振国

陀螺骨头头，
欢喜拨人抽。
不抽歪一旁，
一抽立地走。
越抽越扎劲，
满地圈子兜。
玩物亦励志，
鞭策争上游。

茄山河

上个礼拜六从浦东源深体育场办完事体后，想乘车回去，却辣辣木知木角中走到了摆渡口，像鬼使神差一样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结婚辰光房子借辣辣浦东上南路，伊个辰光因为厂辣辣沪东，所以每天上下班来回，乘摆渡船是一条必经之路，玩没第二条路。伊个辰光船舱里向人声邪气嘈杂，而且脚踏车也夹了当中，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轧得不得了，船舱里交关人吃香烟，搞得烟雾腾腾，空气一塌糊涂，朝地浪向看，香烟屁股、废纸头到处侬是。

自从搬到浦西，我已经廿几年玩没乘过摆渡船了。特别是最近几年，天上（大桥）、地下（隧道）公交纵横交错，随便到啥地方侬便当。勿晓得现在乘摆渡船个人多勿多，是还是还像老底子一样？

刚刚一上船，马上就感觉到：老底子不好跟现在比了，现在船舱里向宽敞明亮，空气清

摆渡巧遇

文 / 王志良

爽，稀稀拉拉只有几十个乘客，地浪向清爽得勿得了，不要讲香烟屁股，废纸头也玩没一张。

迭个辰光一个四十多岁中年工作人员走到船边，手一抖一收，系在码头上个缆绳就收了回来。摆渡船鸣笛起航，缓缓驶向对岸。乘客们要么三五个熟人在聊天，要么在用手机听歌看片，船舱里秩序井然。

伊个工作人员把缆绳挂起，脱脱工作手套，走到一个看书个女乘客旁边，轻声问道：“同志，勿好意思，打扰依一歇歇，请问，依上岸后是勿是到公平路乘25路电车？”那个女同志笑了笑回答：“勿好意思，侬勿去额。”另一个胸前别着校徽个大学生也回答道：“侬乘13路电车。”随后，迭个工作人员又继续朝前走，去问其他乘客，大家发现迭个情况，侬老奇怪个看伊。

迭个辰光辣辣驾驶室旁边个座位浪

向，立起来一个七十多岁个老阿妈，伊左手拎一大包土产，右手撑拐杖，对迭个工作人员讲：“谢谢侬同志，勿要再麻烦大家了，等一歇麻烦依帮忙画一张草图就可以了。”

“阿妈，渡口离25路车站头还有老长一段路，依腿脚不好，走勿得长路，还是跟船乘回去，可能下一趟船浪向就有人乘25路电车，可以帮忙送依过去。假使实在玩没人，迭趟船开回去，再有两个来回，我就下班了，我陪依去。”

迭个辰光，大家才明白原来迭个同志想寻人帮忙送送腿脚不便个老阿妈。好几个乘客倚异口同声地讲：“同志，阿拉要乘25路电车，阿拉陪阿妈去。”看到介许多陌生人侬愿意帮忙，阿妈放下包，激动得双手作揖连连致谢，哽咽着讲不出闲话……

「一句闲话」是啥意思

文
／
周钰栋

上海人打交道个辰光，经常能够听到“一句闲话”。侬么迭句“一句闲话”到底是啥意思呢？其实，真要解释起来，帮里向花头经阿是蛮透个。

第一种意思是讲一个人做起人家托伊做个事体来邪起爽气。

第二种意思是讲一个人急于要人家帮伊做到某样事体，于是就要求对方“依现在就摆‘一句闲话’了帮咯！”——好像辣辣下最后通牒。

第三种意思是讲一个人为了显示强势，为了要别人侬顺牢伊，伊就会粗声粗气朝人家讲：“我现在就摆‘一句闲话’了帮咯！”——好像一口要俾人家吃脱一样。

第四种意思是显示一个人邪气有本事，比如讲有人碰到难办个事体，伊就会讲：“我只要一句闲话，依就会哪能……哪能……”——一副做老大的派头。

第五种个意思是显出自己勿是“好吃吃个”。

闲话讲到帮咯，据说迭句“一句闲话”还是旧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个口头禅。大家侬晓得，当年杜月笙辣辣上海滩浪向相当有势力，勿管大麻烦小麻烦，伊只要表态“一句闲话”，就基本浪向可以解决麻烦。天长日久，耳濡目染，伊手下头做事体个徒子徒孙也就有了一句口头禅：“大哥，只要依叫鞭（哨子）一吹，阿拉随叫随到。”帮里厢个“吹叫鞭”就是“摆一句闲话”个翻版。

但闲话讲转来，“一句闲话”勿管依有多少种解释，里向个最终结果侬是一样个，侬是要达到“立竿见影”个效果。